

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

谢骏义

张鲁章

(甘肃省博物馆)

(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

自从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中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后,这个地区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但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却从未见有新的材料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迭有发现。1963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在庆阳县巨家塬发掘了一个“含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地点;1963年,西北大学地质系在环县楼房子发掘了“有石器、骨器”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1965年,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在镇原县姜家湾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经鉴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开展甘肃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的考古调查组¹⁾,于1974年10月在甘肃庆阳地区进行了重点调查,观察了巨家塬、楼房子、姜家湾三个地点,并在镇原县的寺沟口又发现了一处旧石器地点。这一系列的新工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认识。

一、遗址分布

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的东端,属于华北黄土高原的西部,这里有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因为在六盘山(陇山)之东,常常被单独称为陇东黄土高原。

树枝状的泾河水系,将陇东黄土高原切割成为大小不同的塬地和纵横交错的河谷。区内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一般在一千米以上。这里塬面比较完整,相对高度约二百米,以董志塬为代表,是黄土高原中最大的一个塬。泾河的支流马莲河(上游称环江)和蒲河,分列于董志塬的东西两侧。在这些河流及其支流的河谷川道中,常常堆积着2—3级阶地。1920年,中国最早在庆阳出土的旧石器和解放以来发现的巨家塬、楼房子、姜家湾和寺沟口等旧石器地点,都分布在董志塬周围的河谷阶地堆积物或黄土塬畔的红色土系中。(图1)

巨家塬(甘肃省博物馆野外编号7404地点)位于西峰镇东约16公里的庆阳县温泉公社境内。文化遗物埋藏在赵家川内的巨家塬龙骨沟头(东经 $107^{\circ}49'$,北纬 $35^{\circ}46'$)。丁梦麟等1965年发表材料,对这个地点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作了详细的记述,但对石器和有可能为‘骨器’的材料,至今未见发表。

楼房子(7405地点)位于庆阳县城西北约60公里(直线距离)的合道川内柏林沟

1) 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卫奇;甘肃省博物馆吴怡如、谢骏义;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张鲁章。庆阳地区文化馆刘万邦也协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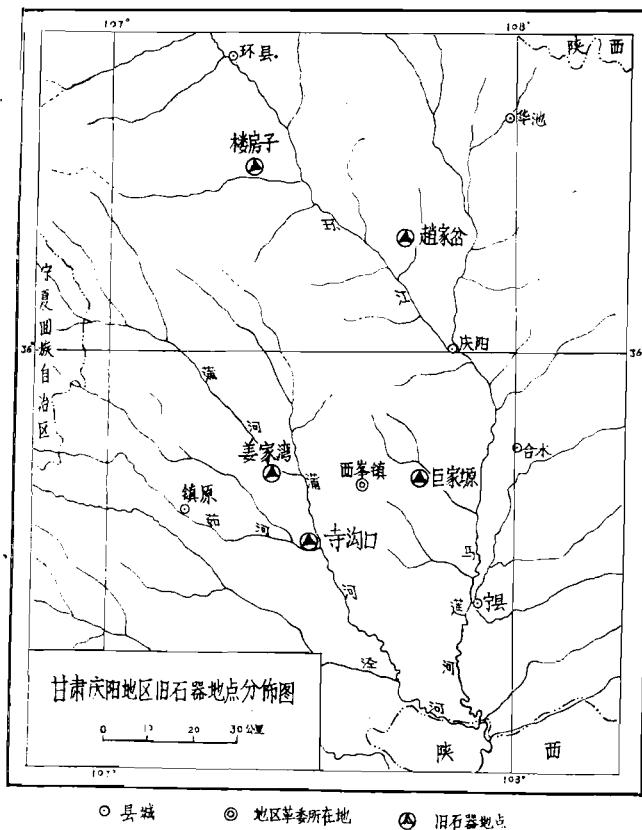


图 1

口(东经 $107^{\circ}26'$, 北纬 $36^{\circ}21'$)。属环县曲子公社楼房子大队所辖。1963年,由西北大学地质系并有甘肃省博物馆同志参加进行过发掘,获得一批化石和文化遗物,其中的哺乳动物化石经薛祥煦研究,已摘要报道,文化遗物至今也未见发表。

姜家湾(7401地点) 位于西峰镇西约18公里的巴咀水库西岸,遗址处在姜家湾的东坡头(东经 $107^{\circ}29'$,北纬 $35^{\circ}43'$),属镇原县太平公社南塬大队。根据群众的报告,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于1965年在这里采得旧石器数十件,并有人工痕迹的鹿角和几件零星的化石。

寺沟口(7403地点) 在蒲河和茹河交汇处的沟沟村北龙牙坬(东经 $107^{\circ}32'$,北纬 $35^{\circ}38'$),东北至西峰镇约20公里,与7401地点相距仅10公里,也属镇原县太平公社,为柳咀大队所辖。这里与著名的庆阳北石窟寺隔河相望,又是蒲、茹两河的汇合处,当地群众称为寺沟口。根据群众提供出产化石的线索,这次调查中,于产化石的同层,发现了几件人工打制的石器。

关于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中国最早出土旧石器的地点,多年以来,没有人能够指出它的具体位置,按群众在这次调查中提供的线索,经庆阳地区文化馆1975年核实,这个地点在庆阳县城北约25公里的赵家岔,现属华池县上里元公社银坪大队。鉴于庆阳地区已有多处旧石器地点发现,我们将原法国反动神甫桑志华盗掘旧石器的这个地点改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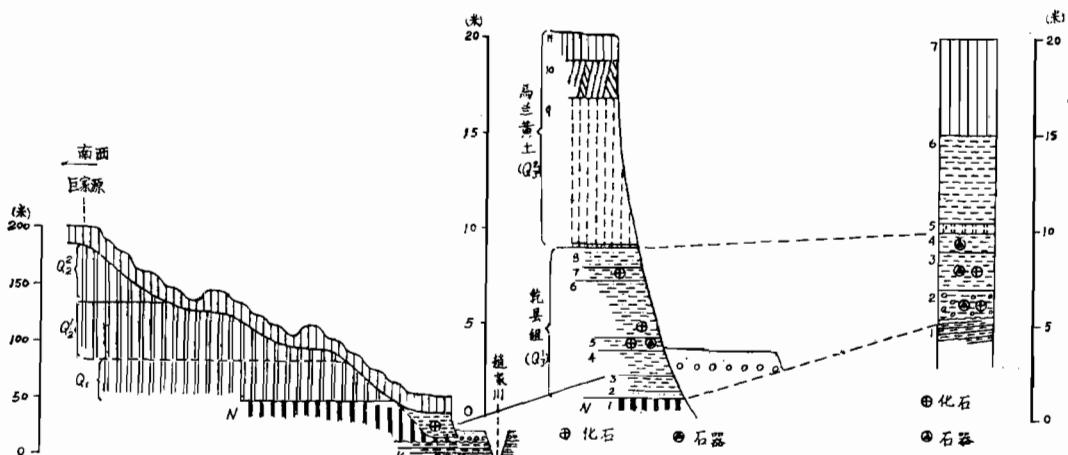
赵家岔旧石器地点。

二、时代判断

按文化遗物埋藏的环境，庆阳地区新发现的四个地点可分为两类：巨家塬与楼房子属于河流阶地；姜家湾与寺沟口则为黄土塬畔。

(一) 巨家塬与楼房子

丁梦麟等同志在《甘肃庆阳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中发表了巨家塬遗址(7404地点)的完整剖面(见图2A, 即丁氏等的巨家塬龙骨沟剖面)，将阶地上部11—9层划为一组，和顺坡分布到塬顶的“马兰黄土”属同一层，反映了比较干燥的气候环境；下部8—2层是一组河湖相沉积物，共厚约7米，与乾县含纳玛象化石的“乾县组”对比。西北大学地质系绘制的环县楼房子柏林沟柱状图(图2B, 即本文7405地点柱状图)，反映了合道川第二阶地的堆积物也可分为上下两部：上部7—5层是黄土状沉积物，底部的豆大砾石可能代表一个小的隔断，划为一组，与7404地点11—9层的“马兰黄土”相对比；下部4—2层的一套蓝灰色粘土沉积物，与7404地点8—2层及“乾县组”相似。



A.7404 地点剖面图
(据丁梦麟等1965稍增减)

上更新统

11. 淡灰黄色黄土。
10. 灰黑色-黑色黑垆土型埋藏土。
9. 灰黄色砂质黄土。
8. 浅灰黄色亚砂土，本层和上层之间有砂砾及小结核呈断续分布。
7. 上灰绿色淤泥层，含零星化石。
6. 淡灰黄-黄褐色粉砂土。

5. 中灰绿色淤泥层，为主要含化石层，并含有石器及骨器。
4. 浅灰黄-黄褐色粉砂土。
3. 下灰绿色淤泥质。
2. 灰黄色细砂。
1. 浅砖红色粘土，坚硬，夹有水平分布的钙质结核，不整合于白垩纪浅紫红色、灰绿色砂页岩上。

B.7405地点柱状图
(据西北大学地质系1963)

- 上更新统
 7. 灰白色砂质黄土。
 6. 淡灰黄色层状亚粘土。
 5. 黄土状亚砂土，底部含豆大小砾石。
 4. 蓝灰色亚粘土，下部含零星骨片和石器。
 3. 灰层、重亚粘土，富含化石及石器、烧骨及炭屑。
 2. 砾石层、含大量深灰色淤泥、含骨器及化石。白垩系
 1. 灰蓝色薄层砂页岩。

图2 巨家塬(7404)及楼房子(7405)旧石器遗址剖面比较

表1 巨家塬(7404地点)和楼房子(7405地点)已发现的哺乳类化石比较

哺乳动物化石属、种	7404地点 (据丁梦麟等, 1965)	7405地点 (据薛祥煦, 1964)
最晚鬣狗 <i>Crocuta ultima</i>		+
纳玛象 <i>Palaeoloxodon namadicus</i>	+	
蒙古野马 <i>Equus przewalskii</i>	+	+
野驴 <i>Equus hemionus</i>	+	+
披毛犀 <i>Coelodonta antiquitatis</i>	+	+
赤鹿 <i>Cervus elaphus</i>	+	+
斑鹿 <i>Cervus sp.</i>		sp.
河套大角鹿 <i>Sinomegaceros ordosianus</i>	+	+
普氏羚羊 <i>Gazella przewalskii</i>	+	+
恰克图转角羊 <i>Spirocerus kiakhtensis</i>	cf.	sp.
盘羊 <i>Ovis ammon</i>		+
原始牛 <i>Bos primigenius</i>	+	+
水牛 <i>Bubalus sp.</i>	sp.	

这两个地点能够鉴定到种的哺乳动物化石基本相同(见表1),只是在楼房子,最晚鬣狗代替了纳玛象,且又增加了盘羊。从这两个地点的化石名单来看,具有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要种属,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考虑到含化石的“乾县组”之上,还覆盖有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等理由,丁梦麟等将7404地点河湖相沉积物(“乾县组”)的时代,定为晚更新世初期,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至于7405地点的灰蓝色沉积物,无论从剖面形态或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来看,均可与7404地点的“乾县组”相对比。如果上述理由成立,那么楼房子的时代也可能属晚更新世早期。

这两个遗址的时代,如果和华北更新世晚期的其他遗址相比,应该是早于山顶洞而晚于丁村,和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的时代相当。

从动物群的性质看,这两个地点都代表着以草原为主的稀树草原环境。在低凹地带,还有比较丰富的水域,气候较为湿润。在巨家塬,还有喜暖的纳玛象,估计当时这里的气候较楼房子要温暖一些。

(二) 姜家湾与寺沟口

镇原姜家湾(7401)与寺沟口(7403)两个地点相距不远,剖面相似(图3),时代相当,故暂合并在一起加以讨论。

7401地点的剖面(图3A)见于姜家湾的东坡头。剖面向上延伸,是一条与黄土塬相连的梁峁地形。依巴家咀水库大坝附近的露头观察,这个剖面向下距白垩系砂、页岩的基底,至少有30米已被水库的淤积物所掩没。这个剖面下部含化石与石器的灰白—灰绿色粘土层之上,是一层不太厚的微红色土状堆积物,其中含有三条呈排状出现的钙质结核,与华北常见的红色土性质一致。

7401与7403两个地点的含化石层和文化层都属于同一层位。我们手头采集到这两个地点的化石,大多是残破的骨片,可以鉴定的有:

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右上 M^3 一枚，采自 7303 地点附近的浅灰绿色粘土中。后脊残缺，牙齿高冠，外脊有两个明显的折曲，呈波浪状；前附尖特别向前伸出，原脊很强，向后包卷。这些特征与披毛犀一致。

在 7401 地点也采得犀牛类上牙一枚，可惜外皮未能保存，但从珐琅质已磨损的图形看，可能也属于披毛犀。

似蒙古野马 *Equus cf. przewalskii* Poliakoff

采自 7303 地点的左上 M^1 及下领齿各一枚。左上 M^1 长、宽为 24.7、27.8 毫米，长宽指数 112.55；磨损较深，珐琅质层不厚，褶皱微弱；马刺很短，中附尖较钝，原脊及后脊与纵轴的角不大；原尖大而扁平，末端变尖，呈斜三角形，中沟不甚明显；原尖长 12.2 毫米，原尖指数为 49.4。下领齿长、宽为 24.2、15.4 毫米，双叶近于马型，内谷呈宽阔的 U 形。以上性质与我国北方常见的蒙古野马比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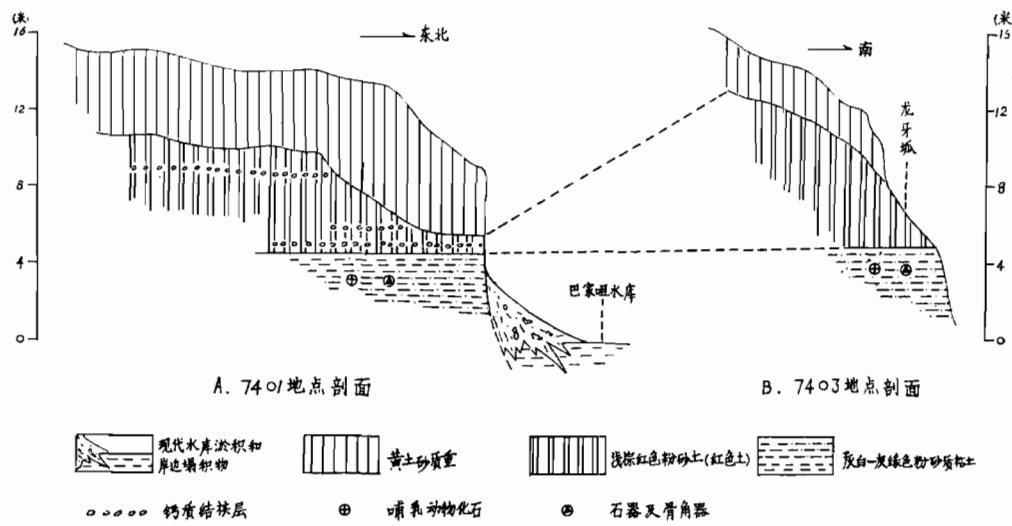


图 3 姜家湾 (7401) 与寺沟口 (7403) 旧石器地点剖面比较

真马 *Equus* sp.

在 7401 地点采到带有门齿及犬齿的下颌骨一块，自颊孔以后缺失。个体较小，犬齿不发达，齿缺较长；下颌联合部长 80.5 毫米，下颌联合最窄处 33 毫米，下领门齿列宽 59 毫米。这些测量数据大致未超出蒙古野马的变异范围，只是下颌联合最窄处甚至比现代野驴还要窄，而与庆阳巨家塬的蒙古野马相类似。

扁角鹿 *Sinomegaceros* sp.

一块带有 M_2 及 M_3 的残右下颌。采自 7401 地点。下颌骨稍有肿厚，在 M_3 处现存部分自然延长的形状，量得下颌骨厚度指数为 75，与丁村发现的河套扁角鹿 (*Sinomegaceros ordosianus*) 相同。

在 7403 地点与上述披毛犀一起，也发现带有 P_4 — M_3 的扁角鹿左下颌骨一块。据在 M_3 处现存部分自然延长的形状，量得下颌厚度指数为 71，与丁村 98 地点发现的中国扁角鹿 (*Sinomegaceros* sp. Pei 1958) 下颌指数 (69) 相近。

鹿亚科 Cervinae

一具保存有大部脑颅骨骼的头。大小中等，顶骨平整，矢状线清楚，枕骨鳞部稍下凹；角柄比较粗壮，微向后倾。从整个形态来看，与大角鹿属 (*Megaloceros*) 和真鹿属 (*Cervus*) 较接近。采自 7401 地点。

牛亚科 Bovinae

保存尖端的残角一段，残长 146 毫米，采自 7401 地点。角微向内弯，表面较平整，断面椭圆形，可能为牛属 (*Bos* sp.) 一种。

7401 与 7403 地点已收集到的哺乳动物如表 2。

表 2 姜家湾与寺沟口已收集到的哺乳类化石

化 石 种 类	姜 家 湾 (7401 地点)	寺 沟 口 (7403 地点)
披毛犀 <i>Coelodonta antiquitatis</i>	?+	+
蒙古野马 <i>Equus przewalskii</i>	sp.	ct.
扁角鹿属 <i>Sinomegaceros</i> sp.	+	+
鹿亚科 Cervinae	+	
牛亚科 Bovinae	+	

毫无疑问，我们所收集到的化石只是该地所产化石的很少的一部分，尚不能代表动物群的真正面貌，但从已经能够辨别种属的化石来看，这两个地点基本上都有。这些化石都是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要成员，但某些成员的性质与丁村的更为接近。这里没有发现周口店期的典型动物，时代上显然晚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在丁村（第 98 地点）含化石的砾石层之上与顶部的黄土层之下，也有一层不太厚的微红色土状堆积物，地层剖面与姜家湾（7401 地点）及寺沟口（7403 地点）类似。这样，我们把姜家湾与寺沟口两个地点的时代，暂时放在萨拉乌苏和周口店第一地点所代表的时代之间，与山西襄汾丁村遗址的时代可能相当，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来订正。

关于赵家岔地点的时代，因未见可供依据的化石，尚难肯定，但从德日进（1941）发表的剖面看，可分两部：产石核的黄土底部砾石层，可能与巨家塬、楼房子的那套河湖相堆积相当，属晚更新世早期；含石片的“柱状真正黄土”，属晚更新世晚期。

三、文化遗物

（一）姜家湾与寺沟口

I. 石器

这两个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共 48 件（见表 3）。原料以石英岩和硅质灰岩为主，其它有脉石英、燧石、灰岩、火成岩等。石制品大多保留着一定的砾石面，依加工情形，记述如次：

石核 共 12 件。依大小形态分为两类。

I 型石核 是利用砾石平面或打制平面作为台面，用锤击法产生的。大小不一，形状不定。标本 GP0007（图 4）是将一块砾石先劈开一个平面作为台面，向一个方向连续打片

表 3 姜家湾与寺沟口石器统计

数 量 分 类 地 点	石核		石片		砍斫器		刮削器				尖 状 器	球 形 石	有迹 蔽的 砾砾 痕石	总 计
	I 型	II 型	锤 击	砸 击	砾 石	石 片	盘 状	双 刃	凸 刃	直 刃				
姜家湾 (7401地点)	6	4	2	2	2	1	1	4	8	2	2	1	4	39
寺沟口 (7403地点)	2		1			1		1				1	1	9

的，石片剥落的边缘有一些小疤，可能曾作为砍斫器使用过。

II型石核 是沿着小砾石的周围边缘，向两面打击的石核。共4件，均见于7401地点。其一GP0002(图5)原料为紫红色石英岩，体积小，长、宽、厚为4.1、3.6、3.0厘米，表面不见砾石面；由于从周围剥落石片的结果，使中央部分特别隆凸，轮廓呈杏核状；从原



图4 I型石核(GP000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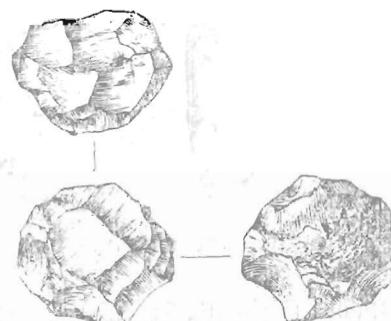


图5 II型石核(GP0002)×1/2

料、大小和形态上看，与匼河发现的该类石核很相像^[3]。它有可能是加工成的石器之一。

石片 大部分是用锤击法直接产生的，一般宽大于长，比较厚钝，未见修理台面。石片大小不等，宽由2—7厘米。

在7401地点还发现两件垂直砸击的石片，体积较小，没有台面，顶端保存着破裂纹，与周口店第1地点的“两极石片”相似。

石器 第二步加工一般不够精细，按通常的分类法，可分为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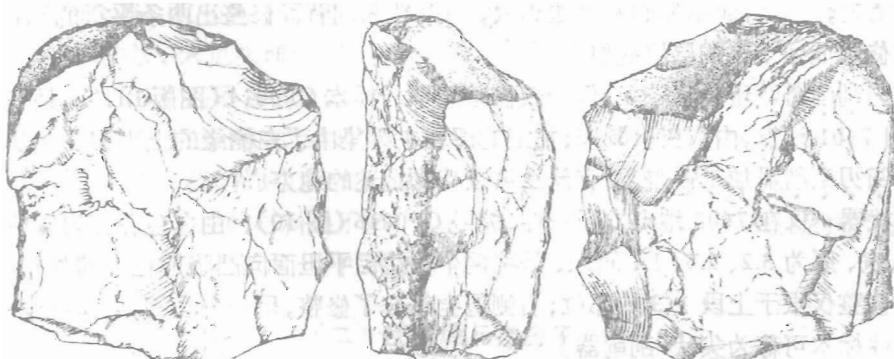


图6 砍斫器(GP0008)×1/2

球形石和有敲砸痕迹的砾石。

砍斫器 共 3 件, 均采自 7401 地点。GP0010(图版 III, 2)是由灰白色石英岩石片制成的单面砍斫器。体形长、宽、厚为 11.3、7.0、3.4 厘米; 裂面上保存着半锥体, 打击点清楚; 刀口由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 石片的背面和台面上都有原来的砾石面。GP0008(图 6)是由火成岩砾石制成的双面砍斫器。一面较平坦, 另一面稍隆凸; 有一个自平坦面向隆凸面加工的凸刃和一个自隆凸面向平坦面加工的直刃, 两个刃缘以 110° 角相接, 组成一个平齐的刃口, 刀口夹角约 80° , 尚适宜于砍斫。由比较隆凸的那个刃缘上重叠的疤痕观察, 这个刃是主要使用的一个刃。

刮削器 除少数几件为小砾石或石核制成的外, 大部分由石片制成, 一般是由石片的裂面(或砾石的平坦面)向背面(或凸隆面)加工的。修制比较简单, 刀口较为粗糙。依刃口形状可再分为盘状、复刃、凸刃、直刃、凹刃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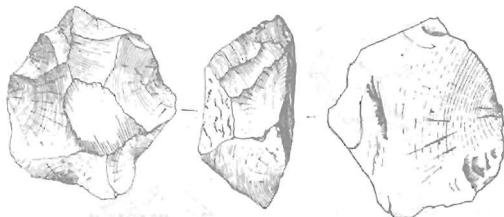


图 7 龟背状刮削器(GP000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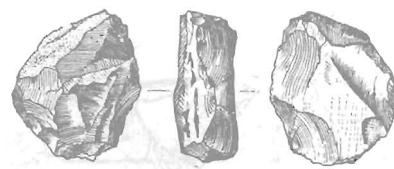


图 8 两面交互加工的盘状器 (GP0015)×1/2

标本 GP0001(图版 III, 5; 图 7)是一件小盘状器, 由灰白色燧石制成, 采自 7401 地点, 小而厚, 长、宽、厚为 5.2、4.4、2.5 厘米; 是由砾石平面沿着周边向砾石的裂面打击成多个刃口的; 刀角在 70° — 80° 之间; 整个器形呈龟背状, 可称为**龟背状刮削器**。这样的刮削器在周口店第 1 地点也曾发现过, 但比我们的标本要窄瘦些。在 7403 地点发现了一件**两面交互加工的盘状器**, 编号 GP0015(图版 III, 4; 图 8), 由肉红色石英岩制成, 顶端保存着原来的砾石面; 左右两个边刃, 是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加工的, 致使刃缘呈“S”形; 底端有自平坦面向凸隆面加工的短小刃口, 整个器形呈盘状。

复刃刮削器仅见于 7401 地点, GP0013(图版 III, 1; 图 9)是其中的一件, 由黑色石英岩石片制成, 体积小, 长、宽、厚为 3.5、4.0、1.5 厘米; 上端保留着砾石台面, 台面角 110° , 半锥体清楚, 在与台面相邻的两个边刃上, 自裂面向背面修整出两条平行的刃口, 上面有多次修理而留下来的层层疤痕。

凸刃刮削器数量虽然较多, 但一般修整简单。标本 GP0014(图版 III, 3)是其中的一件, 采自 7401 地点, 由石灰岩制成; 加工的部位主要集中于左侧缘的上半部。其他**直刃刮削器**和**凹刃刮削器**加工较差, 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记述的地方。

尖状器 仅在 7403 地点发现一件, 编号 GP0016(图 10), 由白色石英岩制成, 体积小, 长、宽、厚为 3.2、2.5、1.1 厘米, 是将两个侧边自平坦面向凸隆面把上端修整成尖的; 左侧边修整仅限于上段 $1/3$ 的部位; 右侧边全部作了修整, 呈一个凸刃, 可作刮削器使用, 所以这件标本可称为**尖状刮削器**。

球形石 以 7401 地点的一件最典型, 编号 GP0009(图 11), 由石灰岩制成, 轮廓成球



图9 复刃刮削器
(GP0013)×1/2



图11 球形石 (GP000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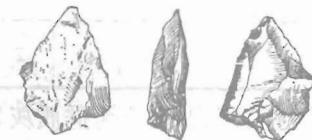


图10 尖状-刮削器 (GP0016)×1/2

形，直径8—9.5厘米，重1032克；表面约1/4保留着砾石面，其余部分布满了多方向打击的小疤；疤痕多呈碎裂状或中途折断，不是产生石片的石核，而是有意加工成球形的。这件标本和三门峡会兴镇发现的石球十分相像，但我们的标本上还有因敲砸而产生的白色斑点或小坑疤。

球形石（石球）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初见于丁村，以后在匼河和三门峡地区均有发现。在蓝田人产地——公王岭附近的稠水河沟也发现一件可能是“石球”的标本。关于石球的用途，一般认为是投掷武器的可能性大。在我们的标本上，有明显的敲砸痕迹，说明它曾作为敲砸工具使用过。

这两个地点还发现有敲砸痕迹的石块，它们大小不等，形状不一。GP0011是其中的一块，在平坦的原砾石面上，有一片因垂直砸击而产生的疤痕。

II. 角器

在7401地点与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一起，还发现一件有人工痕迹的鹿角，编号GG0001（图12），长12.8厘米，断面椭圆形；尖端有人工打击成尖的痕迹，可能作为挖掘工具使用过；底端直径3.2—2.5厘米，中心部位的骨松质有深约1厘米被挖去，用途不明。

综上所述，这两个地点的特征是：石器原料都以石英岩砾石为主；除石器外，在姜家湾还见到骨器；打制石片以锤击法为主，也采用了砸击法，未见修理台面；石器以单面打制为主，石片石器占很大比例；第二步加工较粗糙，反应出一定的原始性。这些特征与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相比，显得要原始一些。我们的初步印象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产物。

这两个地点目前发现的材料还不多，对它们在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上的联系还难以得出结论，但总的印象是与匼河-丁村系关系较为密切。



图12 有人工痕迹的鹿角 (GG0001)×1/2

（二）巨家塬与楼房子

巨家塬（7404地点）和楼房子（7405地点）具有大致相同的地质时代，文化遗物也与

化石共生，材料的丰富是其他同时代遗址中比较少见的。现仅就我们这次野外观察随手采集的（见表 4），作扼要介绍：

表 4 巨家塬与楼房子石器统计

数 量 分 类 地 点	石 核	石 片		砍 砸 器	刮 削 器						尖 状 器	石 锤	总 计
		锤 击	砸 击		多 刃	复 刃	圆 头	凸 刃	直 刃	凹 刃			
巨家塬 (7404地点)	2	3	1	1	1	1	1	1		2	1	1	15
楼房子 (7405地点)	1				1	3	1	2	1		2		11

两个地点 26 件石制材料中，绝大部分由石英岩砾石制成，其余为硅质灰岩等。

石核 共 3 件。砾石台面和打制台面都有，器形多不规正。标本 GP0021（图版 IV, 1）是一件淡紫灰色石英岩打成的多面体石核，采自 7404 地点。

石片 共 4 件。打击点清楚而集中，长大于宽，石片角较小。有一件石片没有台面，顶端有放射状的裂纹，可能是用砸击法产生的。

石器 共 19 件。多数是小型的刮削器，加工比较简单，但类型变化较大，其中以 7404 地点发现的较为规正。GP0028（图版 IV 图 3）是由灰白色石英岩制成的圆头刮削器，是将石片的一端及两侧边自劈裂面向背面修整成凸圆的刃口的，刃口厚钝，可称为**船头形刮削器**。GP0027（图版 IV, 2）是由层状石英岩制成的多刃刮削器，体形小，呈不等边多边形；由于从周边自劈裂面向背部加工的结果，使背部隆凸，刃缘陡厚，可称为**高背小刮削器**。

能够反映当时文化特征的，是三件尖状器。它们器身较小，都是由石片的劈裂面向背面用石锤直接修琢的。尽管原料是质地欠致密的石英岩和其他硅质岩，但仍能修出较平齐的刃口，可见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已有相当的技术了。就每件器物的细部特征看，还有各自的特点。

GP0019（图版 IV, 图 5; 图 13）采自 7405 地点，由紫红色石英岩薄石片制成，器形薄而规正，呈不对称的树叶状，长、宽、厚为 4.7、4.1、0.8 厘米，重仅 17.5 克；周边修整出一条短而平直和另一条长且凸圆的刃口，在与台面相对一端的刃缘交接处，修成锐利的小尖。这件器物虽有一尖，但从刃口锋利和精緻程度来看，用它切割或刮削则更为适手，可称为**刮削-尖状器**。加工成这样的刃口，可能是使用了与水洞沟一样的加工方法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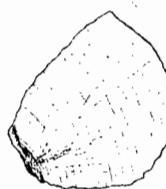


图 13 刮削-尖状器 (GP0019) × 1/2



图 14 小三棱尖状器 (GP0020) × 1/2

1) 即以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劈裂面，用屈回的食指垫在石片背面的边缘上，再用另一只手持着小型石锤，沿着石片的边缘反复轻轻敲击的。

标本 GP0020 (图版 IV, 6; 图 14) 是由 7405 地点采集另一件尖状器, 由硅岩制成, 长、宽、厚为 4.8、3.2、1.7 厘米, 重 21 克; 是沿着器身的两个侧边, 用石锤自劈裂面向背面把石片的尾端修琢成尖的。器形周正, 左右对称, 中央有一纵脊, 断面呈等腰三角形。在这件器身左右两下角, 都有剥落石片的疤痕, 可能是为了便于执握而特意修制的。从形制和加工方法看, 它与 1960 年在水洞沟发现紫色石英岩尖状器比较相像。这样的尖状器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也有所见。

7404 地点发现的尖状器仅有一件, 编号 GP0025 (图版 IV, 4; 图 15), 由黑色石英岩制成, 长、宽、厚为 4.5、2.3、1.7 厘米, 加工的痕迹偏重于器身的一侧。是将厚石片的一端修琢成尖, 而将另一端的一侧截去一面, 成雕刻器的形式, 可称为雕刻-尖状器。

在这两个地点还发现许多破碎的骨片, 其中有一些似有人工痕迹, 但未见到可称为“器”的材料。这大概是我们采集材料太少的缘故。丁梦麟在讨论巨家塬化石产状时称: “有大量类似‘骨器’的骨片”; 薛祥煦在讨论楼房子动物群时也认为“除骨化石外, 还有骨器”。我们相信, 经过多次发掘, 有可能发现真正的骨器。

7405 地点的下部文化层底部, 有燃烧过的木炭屑。一部分化石呈深黑色, 松脆, 是人类活动遗留下的烧骨。

综上所述, 可以看到:

(1) 两个地点不仅有加工较精致的石器, 也可能有“骨器”。在楼房子, 还有用火的遗迹。

(2) 我们目前掌握这两个地点的石器材料虽然很少, 却发现有加工较精緻的尖状器。这与姜家湾和寺沟口的石器相比, 具有明显进步性质, 它们之间有时代早晚的区别。

这两个地点的石器, 好多地方与宁夏灵武水洞沟的相似, 尤其是楼房子更为明显, 它们时代大致相当, 这与动物化石的研究结论一致。关于水洞沟遗址的时代, 最早把它列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贾兰坡等同志根据 1960 年发掘的新材料, 认为“把它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可靠性更大一些”。这一论断为新的发现¹⁾所证实。现在, 楼房子遗址出土加工较精细的尖状器又说明了这一点。

(3) 在这两个地点中, 是否还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与不同的文化期? 以及与华北其他地点在文化上的联系等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来加以解决。

四、今后展望

中国旧石器的发现, 首先是从甘肃庆阳地区开始的。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我国的科学文化大权却操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当地的“传教士”就是他们进行掠夺的先遣队。1920 年法国反动神甫桑志华, 利用设在庆阳县三十里铺和柳树河的天主教堂为基地, 在庆阳县城以北的黄土底部砾石层和上面的黄土层中, 盗掘了一件石核和两件石片,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这个地点虽已公布, 但材料太少, 不仅不能说明它的文化性质, 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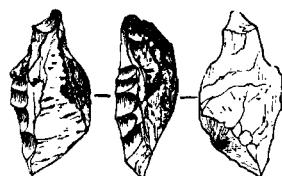


图 15 雕刻-尖状器
(GP0025) ×1/2

1) 1963 年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水洞沟发现有穿孔的装饰品。

连一件具第二步加工痕迹的也没有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科学文化事业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现在,在庆阳县的巨家塬、环县的楼房子,镇原县的姜家湾和寺沟口,先后又发现了四处旧石器地点。所发现的材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石制品的特征,如以石片石器为主,单向反面修理和石锤直接打琢为主体的加工方法,反映了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点,说明“**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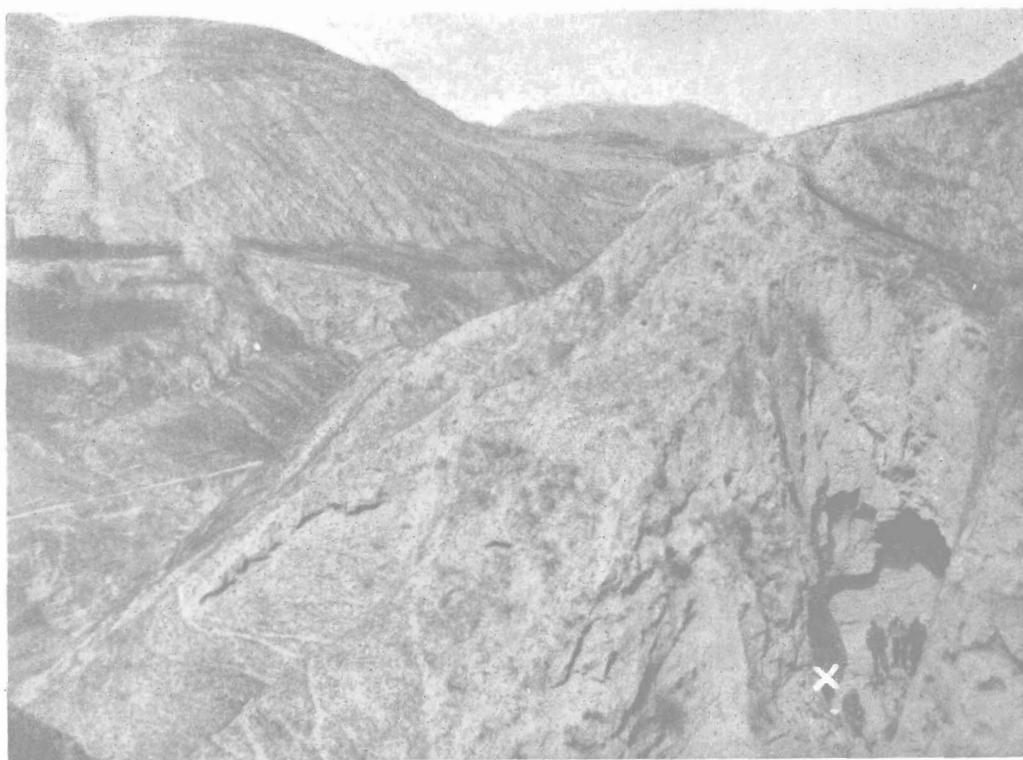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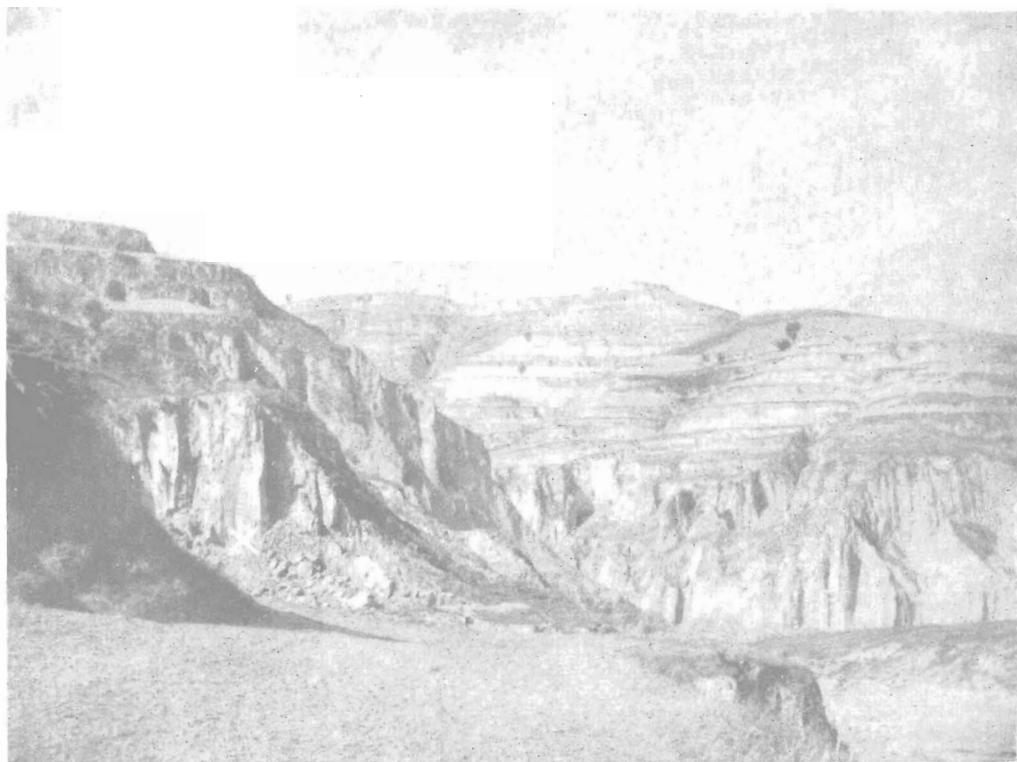
甘肃庆阳地区以产哺乳动物化石而闻名。新发现的这四个地点,都是因为先发现了化石,而后才发现石器的。这里地处华北黄土高原的西部,自上新世到全新世的地层发育完整,应该有早期人类的遗迹保存下来。这个地区又是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都不很远,旧石器时代文化在这里的发现与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华北古文化向西向北交流的相互关系。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广大工农兵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专业科技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开门办科研,给科技战线带来了生气勃勃的局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把文物考古事业当作无产阶级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有力武器,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多更新的发现。最近,在毗邻庆阳的平凉地区泾川县,人民公社的干部刘玉林同志,发现了一件具有人工痕迹的球形石¹⁾,就是一个例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甘肃各地区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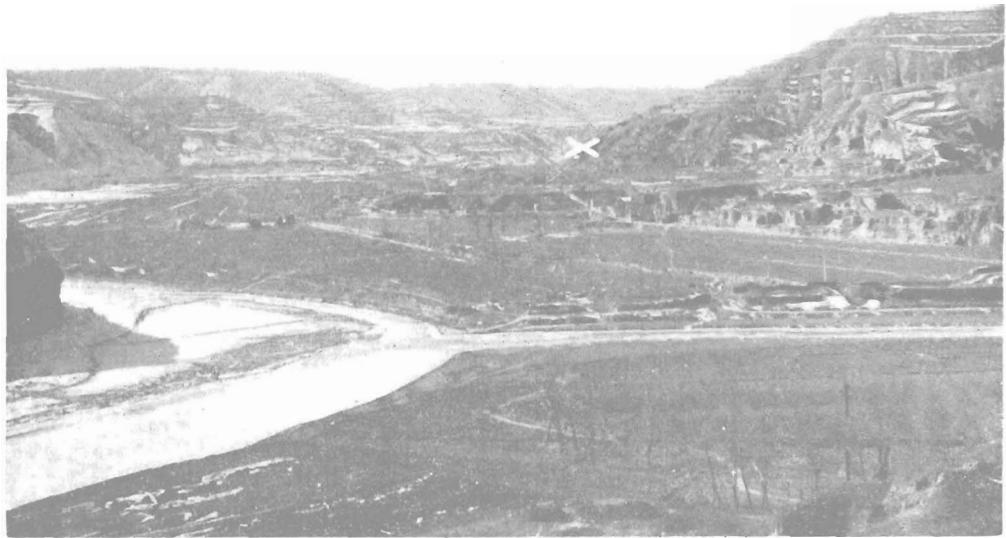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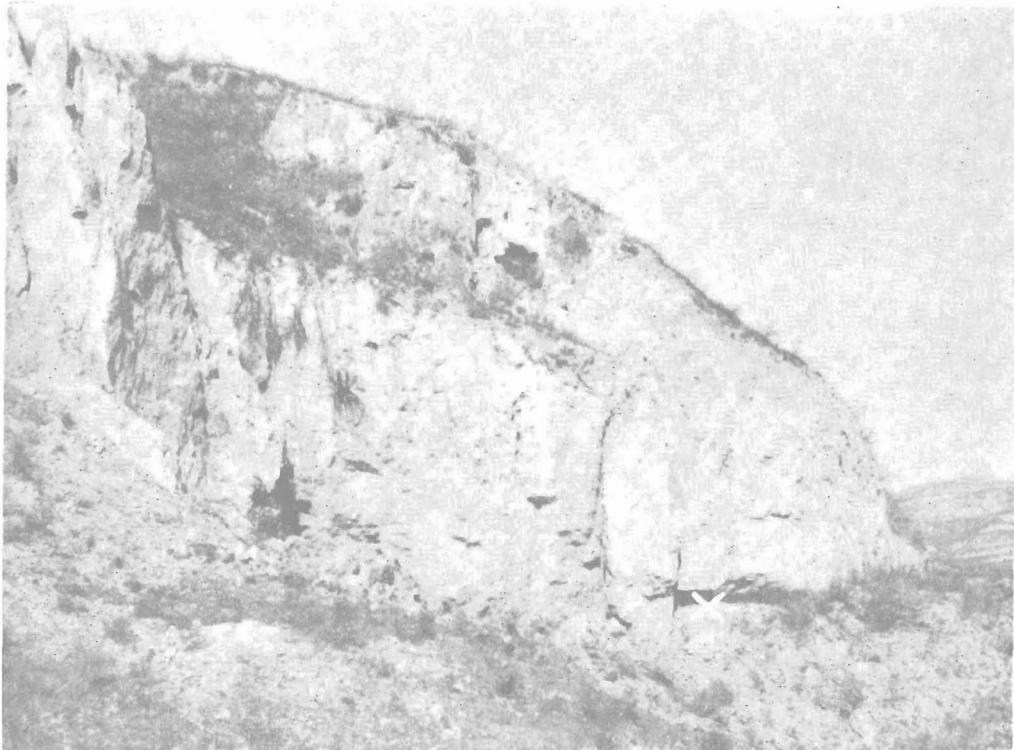
参 考 文 献

- 丁梦麟、高福清、安芷生、朱瑄清、李家灵, 1965: 甘肃庆阳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9卷1期。
-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 1962: 崆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甲种专刊第五号, 科学出版社。
- 贾兰坡、盖培、李炎贤, 1964: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8卷1期。
-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 1972: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72年第1期。
- 黄慰文, 1964: 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8卷1期。
- 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周明镇、刘宪亭、王择义, 1958: 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甲种专刊二号, 科学出版社。
- 薛祥煦, 1964: 陇东、陕北及关中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及其地质意义(摘要)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第二届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编。
-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41: Early Man in China. *Geo-Bio. Inst. Publ.*, No.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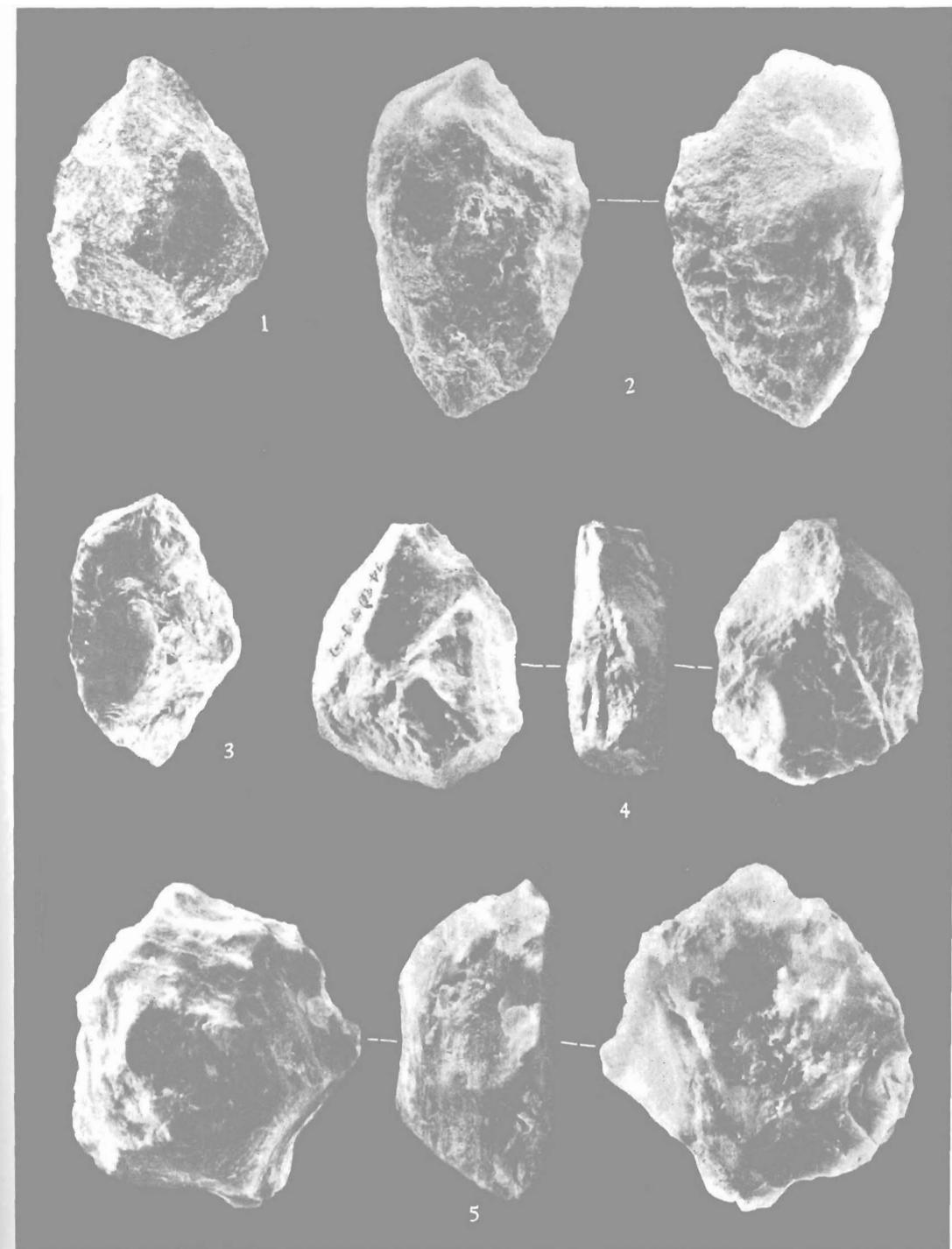
1) 刘玉林同志于泾川县泾明公社郝白大队东沟,发现了一件紫红色石英岩球形石,可惜已脱落原生地层,时代尚难肯定。从附近没有新石器时代遗存看,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上：庆阳巨家塬(7404地点) 下：环县楼房子地(7405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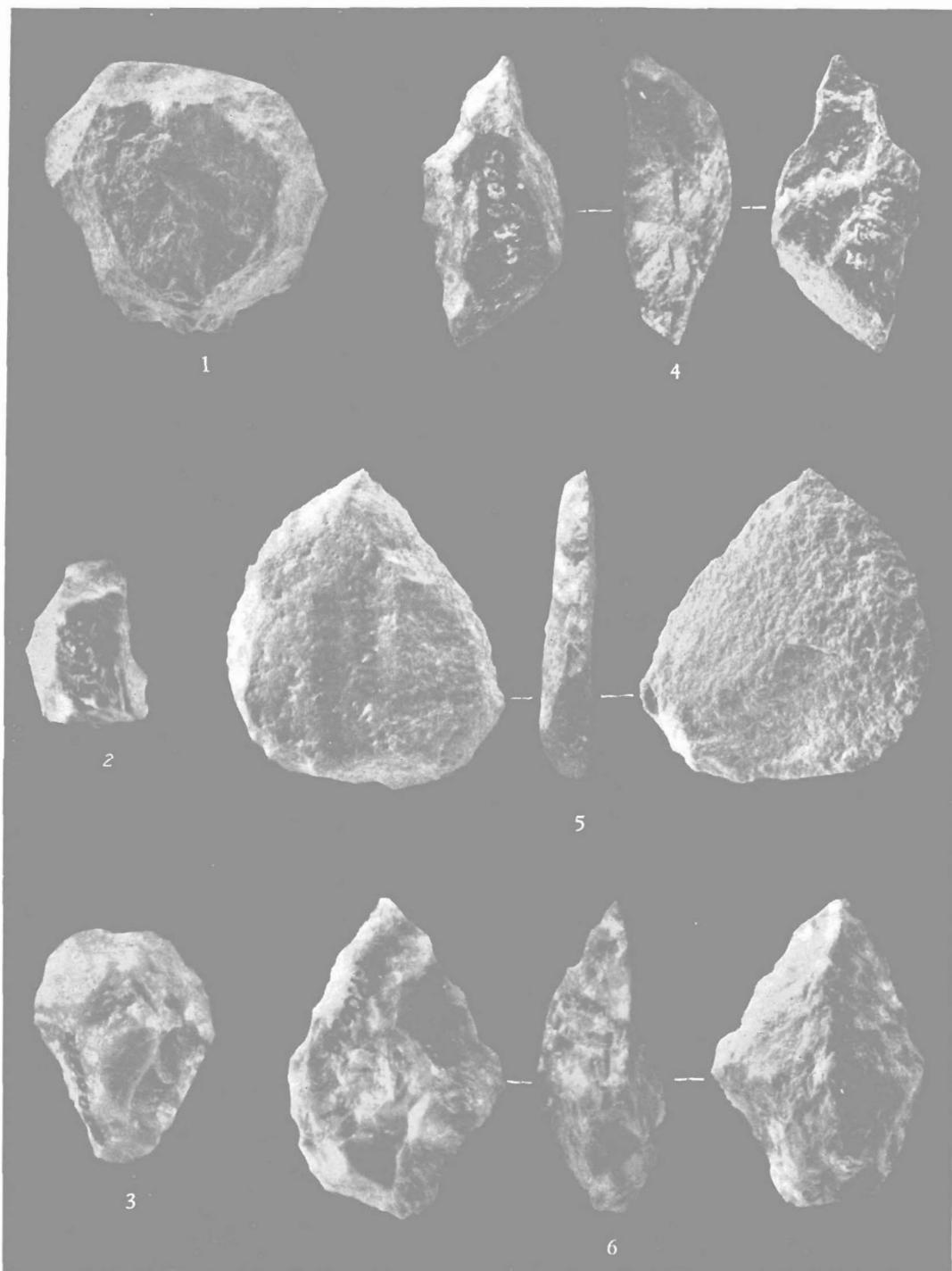
上：镇原姜家湾（7401 地点） 下：镇原寺沟口（7403 地点）



1.复刃刮削器 (GP0013)×1; 2.单面砍砸器 (GP0010)×1/2; 3.凸刃刮削器 (GP0014)×1;

4.两面交互加工盘状器 (GP0015)×1; 5.龟背状刮削器 (GP0001)×1,

(除4.采自7403地点外,其余均采自7401地点)



1.多面体石核 (GP0021)×1/2; 2.高背小刮削器 (GP0027)×1; 3.圆头刮削器 (GP0028)×1;
4.雕刻-尖状器 (GP0025)×1; 5.刮削-尖状器 (GP0019)×1; 6.三棱尖状器 (GP0020)×1。
(1—4.采自 7404 地点; 5—6.采自 7405 地点)